

中外名人小传·第3辑

龚自珍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昆明大观楼



中外名人小传·第3辑

龚自珍小传

顾 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08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3辑

龚自珍 小传

顾 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0印张 1190千字

2002年10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7—80521—845—5/K·115

定价: 136.00元 (全20册)

目 录

- 一、少年哀乐过于人..... (3)
- 二、千金结客万言赋..... (16)
- 三、歌泣无端字字真..... (26)
- 四、少年《尊隐》有高文..... (37)
- 五、终贾年华气不平..... (66)
- 六、廿年才泪双纵横..... (76)
- 七、嗜古忧今思飘摇..... (93)
- 八、但开风气不为师..... (101)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字璚人，号定庵，又名巩祚，并曾改名易简，字伯定，因晚年曾居住于昆山的羽琇山馆，故又号羽琇山民。出身于诗书之家的龚自珍是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物华天宝的江南水乡和底蕴深厚的家学渊源造就了这位狂放不羁、执着重情而又才华横溢的名士。

龚自珍生长在一个从属于官僚地主阶级、同时也是书香延绵的家庭，他的祖父龚敬身（号匏伯）曾任内阁中书，后来又任云南楚雄知府，达南兵备道，著有《桂隐山房遗稿》。他的从祖父龚禔身，号吟臞，也是官至内阁中书，在军机处行走，并著有《吟臞山房诗》。他俩同官同居，人称“两龚”。父亲丽正，号暗斋，原是龚禔身的亲生儿子，过继给大伯敬身，曾经担任徽州知府，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置江苏按察使，亦著有《国语注补》、《两汉书质疑》等。对龚自珍影响巨大的还有他的外祖父，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段玉裁。就连龚自珍的母亲段驯

（字淑斋），也是一位才学出众的女诗人，她为后世留下了《绿华吟榭诗草》。这样的家世背景，使得龚自珍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经学和文史方面的训练，因而他早年就具有渊博的学问，对于古代的文物典籍、金石文学，天文、地理、诗词、散文以至释、道典籍等，都曾有广泛的涉猎。

龚自珍青少年时期，学有渊源，对文字学深有研究，但又不为其所限；他酷爱吟诗作词，但又不沉溺于其中，而是时刻关注着官场的黑暗、社会的危机和清王朝的腐败。在京任官的20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实的耳濡目染，使他深感清王朝统治的昏庸无能，因此，他积极主张改革吏治，倡导关心时务。暮年的龚自珍，尽管家境艰难，生活困窘，却仍对禁除鸦片抵抗外侮的事业念念不忘，甚至要求随同好友林则徐南下禁烟。然而命运无情地打破了他的夙愿，他不仅遭受排挤被迫出京，还在忧愤中猝然而亡。暴卒时，龚自珍年仅50岁。据《清史稿》记载，他身后留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决疣》、《春秋决事化》、《定庵诗文集》等作品。这些作品，后来都被世人收于《龚自珍全集》，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龚自珍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学价值观。

一、少年哀乐过于人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的杭州。还是一片繁华太平的盛世景象。暮春时节，天渐渐地热了，傍晚时分的大街上便熙熙攘攘格外热闹，而此刻城东马坡巷的一处深宅却沉浸在一种惊慌的气氛中——小少爷，内阁中书龚丽正的宝贝儿子，才6岁的自珍不见了。丫环们只说刚刚还见着小少爷在门边玩的，一转眼便找寻不着了。“小少爷莫不是给人拐走了”的疑云在每个人的心中渐渐弥漫，有的丫环已经偷偷地开始抹眼泪了。正在此时，只见夫人段驯拉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人们细细一看，这孩子不是自珍还会是谁？可是他的眼睛怎么也哭得红红的？人们心中的疑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大了。段夫人抱起幼小的自珍，神色焦虑地说：“这孩子，必定又是听着深巷中传来的箫声了！那箫声怨抑伤感，本也不是一个6岁的孩子可听的，可他偏偏又这么下死劲，一听便要跟了去，要不便找了角落独自流泪。这样下去可怎么好？”立时有底下人说找个医术高明的大夫来看看，或者找个道士来驱驱邪。段夫人微一沉吟，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倒是该请了大夫瞧瞧……”此刻，泪眼婆娑的龚自珍只是好奇

地瞧着周围这群焦急的大人们，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听到那箫声就会心神痴迷，伤感不已——而二十年后当他再回首往事，便不禁要感慨这冥冥之中的天意了！——自珍的痴病后来并未得以疗治，因为连当时杭州城最高明的神医都没有能将这种病说出个所以然。不知病因，又怎能对症下药？于是但凡关心自珍的人都只好将病愈的希望寄托在自珍长大成人之后，尤其是母亲段夫人，更是因自珍自小体弱而对他格外宠爱有加。这种对幼年孩童无私而无微不至的宠爱一直持续到自珍十六七岁，长成为一个翩翩少年。

6岁以前的自珍，就生活在这所给了他无限乐趣的大宅子里。当这年夏间段夫人牵着他的小手跨出大门登上去往京城的马车的那一刻，她不禁回忆起6年前七月初五午时自珍出生时的情景——婴儿初到人世的第一声啼哭令她感到无比的幸福，也令家中的老老小小笑逐颜开。龚门有后了——自珍就是龚门最嘹亮的希望。

自珍到了北京，段夫人见他聪明伶俐，第二年就开始教他学习古典诗文。他幼年最喜欢读的是清朝著名诗人吴伟业的《梅村集》，清代文学家、桐城人方舟的文章，以及清代诗人宋大樽的《学古集》。吴伟业儿女诗中的委婉情致，方舟文中的风雷之声，

宋大樽集中的冷然清气，都深深地吸引了自珍幼小的心灵，并对他后来诗文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2岁时，自珍在《〈三别好诗〉序》中曾经写道：

余于近贤文章，有三别好焉。虽明知非文章之极。而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自揆造术，绝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吾知异日空小，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如高官大角之声者，必是三物也。

龚自珍在其中翘首以待的诗境，正好极恰当地切合了他“剑气箫心”的风格，可见吴、方、宋这三家诗文对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深远影响。

不久，自珍的父亲又开始将《文选》中的文章每天抄录一篇传授给他。这些早期教育都为自珍积累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10岁时，自珍又跟随叔父和母亲回到故乡杭州，故乡的风土人情令他倍感亲切，在这一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他恣情挥洒，享受着富家子独有的童年乐趣。据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记载，他童年时曾居住在里西湖六吊桥边一座

幽僻的小楼里。夏天的夜晚，他梳着双丫髻，穿着淡黄色的衣衫，倚栏吹笛，或吟唱东坡居士的《洞仙歌》词。湖上的风吹得他衣袂飘飞，也把笛声一直吹到藕花深处，惊动了栖息在湖里的白鸟以及游深渐浓的白雾。“扑楞楞”一声，一只大鸟斜刺里从雾中窜出，摆动着宽大而翩飞的羽翼，宛如仙界的神鸟，瞬时间飞远了。那幅轻灵绮丽、超尘出世的画面，直惹得湖上夜游者艳羡不已。龚家公子的飘逸出尘也从此在嘉庆年间的杭州城传开了。

嘉庆八年，龚自珍12岁，这一年7月，他又告别了清丽可人的江南跟随父亲第二次入京，而他的教育问题，也被提到正式日程上来。

“公子，老爷叫您。”

听到家人的传话，正在与母亲谈诗论艺的自珍放下手中的诗集，整整衣服，告别了母亲就向前厅走去。他心中想，大概又来了什么客人，老爷叫我去见见面吧？可父亲刚到京城，又会有什么朋友非要让我见不可呢？

坐在前厅的除了自珍以前见过的刑部员外郎戴敦元以外，还有一位20几岁，面容清瘦、衣着素朴的青年男子，他正笑吟吟地望着自珍。

“孩子，还不快过来见过老师。”父亲招呼他。

“这位是你戴伯伯为你介绍的先生，你可要好好向宋

先生学啊！”原来，这位正是建德人宋璠，他到京师来参加贡试，也因此成了龚自珍的启蒙老师。母亲给自珍讲述的古典诗文，父亲教给他的《文选》，都早已不能满足自珍对学识的强烈渴求了，而眼前这位先生看起来又不像那些死板的老夫子，跟随他学习，一定会学有所乐。自珍欣喜地向年轻的宋璠深深作了个揖，当他还想再施第二个礼时，宋璠离座将他一把扶住了。

“龚兄，令郎资质聪颖，又潜心向学，一定能学有所成，为龚门争光。”戴敦元哈哈笑道，龚丽正也开心地笑了，宋璠问了自珍的一些学业情况，自珍脆生生的嗓音，文雅得体的答话，也让这位年轻的老师由衷地喜欢上了自己的学生。

从宋璠学习的同时，自珍也开始了对经学的研究。年方弱冠的自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完全得益于他的外祖父——著名文字学家和经学家、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段玉裁。段玉裁、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县人，乾隆举人，从师于戴震，以数十年精力，撰《说文解字注》30卷。此书是后世研究文学训诂学的重要著作。他还研究古音，撰《六书音韵表》5卷，将古韵分为6类17部，并创立了“支”、“脂”、“之”三部。早在自珍11岁左右时，外祖父就对他的诗文赞颂备至：“嘉庆壬申，其父由京师出

守新安。自珍见余吴中，年才弱冠。余索观其所业诗文甚多，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其曰《怀人馆词》者三卷，其曰《红禅词》者又二卷，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于文章；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段玉裁《经韵楼文集·怀人阁词选序》）由此可见自珍早年写的诗词就已誉满江南，而外祖父更是对这位才华绝异的外孙寄予厚望。自珍后来在《己亥杂诗》中记叙了自己12岁起从外祖父进行经文训诂的严格训练的过程，他写道：“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万晔。”这首诗表现了自珍对已去世的外祖父，他传统小学的启蒙之师的无限怀念和感激之情。诗中说道，要说西汉时凡是论及跟外祖家的学术渊源总提张（敞）、杜（邺）两家，而在这首诗中我要说的是同外祖家段氏的学术渊源，我的外祖父注《说文解字》，考证文字，就像大禹治水时疏导黄河一样，溯源畅流，把每个字的来龙去脉都考察得一清二楚，以得到字的“本义”、“本字”，致使自古以来万古喧哗、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了定论。在诗旁，自珍还做了注解：“年十有二，外王文金坛段先生授以《许氏部目》，是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引据经书解释

文字，根据字义解说经书）之始”。仅仅12岁，龚自珍就能在烟波浩淼的古文字海洋中弋探索，也真算得上是聪颖过人、功底深厚了。外祖父的教诲，给自珍的治学播下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种子，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自珍的成长。

自珍从小是一个重感情的孩子。他对母亲怀有异乎寻常的感情，也连带着对能充分享受母爱的儿时生活感到特别留恋。在《丙戌秋日，独游法源寺，寻丁卯戊辰间旧游，遂经过寺南故宅，惘然赋》这首诗中，他回忆了少年时读书归家的情景：

“归来慈母怜，摩我百怪腹。言我衣裳凉，饲我芋栗熟，万恨未萌芽，千诗正珠玉。醺醺心肝淳，莽莽忧患伏。浩浩支干名，漫漫人鬼篆。依依灯光，去去门巷曲。魂魄一惆怅，经欲叩门宿。千秋万岁名，何如少年乐。”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冬日小病寄家书作》、《午梦初觉怅然诗成》、《三别好诗》、《乙酉腊见红梅一株思亲而作时小客昆山》、

《乙酉除夕梦返故庐见先母及潘氏姑母》、《寒月吟》、《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元月书怀》等诗来表达对母亲的依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怀念。

在家塾里，他有很要好的学友，《怀人馆词》中有一首《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就是记录他和塾中好友袁桐（琴南）的友情的：“放学花前，题诗石上，

春水园亭里，逢君一笑，人间无此欢喜。”意思是说，两人放学后结伴在花园里游玩，在石头上题诗一首，以叙友情，谈到得意之处，两人开怀大笑，朋友之间能达到这样的默契，世上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高兴的事了。从这首抒写儿时真情的词中，我们就不难推测他重视朋友之间的感情到何种程度，也不难理解他后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患难与共的朋友了。

在家塾中的求学生活转眼之间已过了大半年。一天，老师出题让自珍做一篇《水仙花赋》，自珍素来文思敏捷，他略一思考，便提起笔一挥而就，在这篇赋中，他以水仙花自喻，寄托了自己不同世俗的高清情怀和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这也正体现了少年自珍的志向和情趣，这种志向和情趣不仅多次显见于他后来以荷花为题材的诗词，如《梦中述愿作》等中，更表现在他今后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上。多年以后自珍将自己少年时候的作品整理成册，就是将这篇《水仙花赋》列在第一位的，可见他不愿与丑恶现实同流合污的决心。

倏忽间又过去了两三年，16岁的龚自珍已是长身玉立，风度翩翩。这一年，他开始阅读《四库全书提要》，研究目录之学。从此，他藏书日渐丰富，而且大都是七阁未收之书。而孩子却又毕竟还是孩子，似已长大成人的自珍也做过不少淘气的事儿。那

年秋天，他跟随父亲居住在北京法源寺旁，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不想去家塾上课了，便偷偷逃到法源寺内读起书来，当时他的叔爷，外祖父之弟段玉立老人正和他们住在一起，听到书声便跑过来寻他。自珍一时顽心大起，便躲入了寺内的竹林里，老人也觉得这孩童的把戏颇可笑，于是竟和自珍捉起迷藏来，两人互相取笑，直引得寺中的僧人都出来观看。最可笑的是，僧人们谁也不偏袒，却把自珍和老人分别比作“一猿一鹤”（老人字鹤台）！关于此事，龚自珍曾有诗忆及：“髫髻年抱秋心，秋高屡逃塾。宕往不可收，聊就寺门读。春声满秋空，不受秋束缚。一叟寻声来，避之入修竹。叟乃喷古笑，烂漫晋宋谑。寺僧两悔之，谓一猿一鹤。”后来在1826年，龚自珍还做过一首《寒月吟》，诗云：“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亲。自我慈母死，谁馈此翁贫，江吴断消息，生死知无因……昨梦来哑哑，心肝何清真？翁自须发白，我如髫髻淳。梦中既觴之，而复留遮之，挽须搔爬之，磨墨揄揶之，呼灯而烛之，论文而哗之。阿母在旁坐，连连呼叔爷。”这两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日祖孙间关系的亲密和自珍对老人的牵挂与怀念。因此，两首诗可成为自珍自小重情的又一有力佐证。

16岁，是自珍承认自己正式有朋友的开始——

有诗为证：“我生有朋友，十六识君始”（《全集·夏进士诗》）。这位“君”，就是后来和他成为20年故交的同乡，嘉庆进士夏璜。多年后在夏璜告贷无门几乎身陷绝境的情况下，果真是龚自珍慷慨地接济了他千两纹银。

嘉庆十三年，龚自珍的学术视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这年的春末，他陪同父亲闾斋公去游历北京太学，并专程到位于太学东邻的孔庙做了拜谒。在孔庙参观时，他发现十面据说已有两千年历史的大石鼓，每个石鼓直径都有三尺多，上面则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文字，字体大小约在搞文与小篆之间，文体为四言诗，这种文字，也就是被称作石鼓文的。然而这些文字叙述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对古文字学颇有研究的龚自珍既感到好奇又有些儿愧意，凭借目前所学的知识，他还无法解开这个疑团，于是，他又开始对金石学感到了无限的兴趣。春天还没有过完，他已列定了学习金石学的计划——拟撰《金石通考》45卷。

接着，龚自珍又开始研究倚声填词，据说他的第一首词是因梦而得的。初夏的一个夜晚，自珍梦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庞大建筑，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回廊，蓊蓊郁郁的树木，又有一汪碧绿的湖水，秀气的楼台水阁，他似乎呼吸到那样清新的带着荷香的

空气。正是夜半时分，只有一弯冷月在云层间走走停停，庭院在百步之外迷离的雾气中时隐时现。自珍急切地想走进庭院去看个究竟，然而等到走过去时，那巍峨的所在却又在百步之外了。走了一个百步又是一个百步，自珍却总也到不了那个宫殿，正当他想打听这地方的来历时，有个陌生人告诉他这就是“光明殿”。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这一疑惑，自珍便惊醒了。醒来后他发觉自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披上衣服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突然，他文思如泉涌，迅速奔回屋内，提笔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词《桂殿秋·明月外》及序。词中寄托了龚自珍向往光明，追求革新的理想。序中所写的“时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漭气之空蒙，都为之一碧，散清景而离合，不知几重”等景象，是象征社会现状乌烟瘴气，黑雾弥漫，国家正处于封建顽固势力的把持之下，故理想渺茫，前途难见，词中所谓“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正是描摹出自珍向往光明而又不知光明何在的困惑心境。

一梦一词，从中可见青少年时期的龚自珍已经有明确的人生目的：“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湘月》）他希望为国家干一番革旧图新，经国兴邦的大